

古今文綜

野居書贈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十六冊

目錄

第二編 贈序類

第四章 壽序之作法

(甲) 考論

明歸有光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清方苞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清沈彤徐晝堂先生壽序

清曾國藩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清曾國藩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乙) 規勉

清汪琬趙孟遷七十壽序

清方苞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清曾國藩江小帆之母壽序

清吳汝綸菊農先生七十壽序

(丙)感歎

明歸有光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明歸有光晉其大六十壽序

明歸有光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清魏禧彭躬庵七十序

清劉大槐方庭粹六十壽序

清張裕釗范月槎觀察六十壽序

清張裕釗范鶴生六十壽序

(丁)慰藉

明歸有光楊漸齋壽序

清吳汝綸鄭筠似八十壽序

(戊)發揮

清魏禧蕭小翮五十壽序

清曾國藩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清曾國藩曹穎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清曾國藩金殿珊先生六十壽序

清曾國藩何傅巖先生七十壽序

清吳汝綸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清吳汝綸武強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己)別體

清劉鳳誥阿雲巖館師八十壽集千字文

清李兆洛紈扇銘爲趙厚子觀察壽

清龔自珍阮尙書年譜第一敘

清汪士鐸不朽說壽湘鄉相國

清金安瀾何亦民方伯 十壽序

清王廷鼎唐蓺農方伯五十五歲壽序

清王詒壽陝甘總督相國左公七十壽頌

清譚獻薛慰農師六十壽言

清袁昶李傅相七十壽序

清吳汝綸范蔭堂先生壽序

王闓運嚴通政庶母壽頌

第五章 贈序之其餘各體

(甲)序學藝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唐韓愈送王埴秀才序

明歸有光贈醫士張雲厓序

清方履籙贈陳丹崖敘

(乙)序治行

清劉開贈齊梅麓刺史序

(丙)序武功

明歸有光賀戚繼光平倭序

(丁)序交誼

清劉開贈鄭夢白明府序

(戊)序名字

宋歐陽修鄭荀改名序

宋章望之鄭野甫字序

(己)序新婚

清彭兆蓀贈汪孟慈序

孫同康賀曾孟樸新婚序

(庚)序築室

清侯方域贈丁掾序

(辛)序補博士弟子

清陳祖范蕭漢一補博士弟子序

(壬)序下第

唐韓愈送齊暉下第序

(癸)序優伶

清侯方域贈江伶序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十六冊

杭縣張 相讓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贈序類

第四章 壽序之作法

昌黎有言。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勦說雷同。壽序成惡道久矣。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戛戛獨造。是在通人。發摠今情。鄭重古誼。庶無乖於作者之旨。乎約其作法。亦得六類。

(甲)考論

辭氣之出。宜遠鄙倍。繁華流蕩。君子弗欽。孔子有言曰。爾雅以觀於

古。足以辨言矣。壽序非古。宜若可爲。錄歸震川默齋壽序以下文凡五首。

明歸有光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貴富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於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生同里。閉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簾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

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藩臬郡縣之官多以至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清方苞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尙能擇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況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閔非他

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予以文。叩所以爲文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干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卽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卽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

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清沈彤徐晝堂先生壽序

古之禮於少也冠。今之禮少無冠矣。而老則有壽。古之壽凡禮而皆可以壽也。故冠者年二十耳。而三加之祝辭。願其成德。亦願其壽考焉。今之壽大都自六十始。每十年而一爲。苟其人而有德與行與文。則莫不樂與之爲壽。壽之則必將禮之。古之冠也。壽之。未之壽而祝之也。今之壽也。禮之。既壽矣。而慶之。而又祝之也。而其義則皆所以敬之愛之。故老而壽猶少。而冠也。魯南徐先生性質溫厚。學粹言醇。在翰林名垂四海。家居二十年。敦行不息。今天子卽位。重其老成。召而官之。年且八十。會開館。修三禮義疏。命之分纂。而先生得儀禮焉。儀禮之首篇冠禮也。先生當八十初度之辰。而適纂之。彤亦有感於古今之禮之有無異同於年之少與老也。而遂爲之辭。以從奉觴者之後。而祝先生後此之無不有加。夫冠或以醴。或以醕。醕則以酒。今醴非所以爲禮矣。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壽而不以酒。不可。

也。冠之醴也。賓禮冠者而主人禮賓。壽之觴也。賓禮壽者而主亦禮賓。故壽而觴猶冠而醴也。冠而醴者。賓有辭。壽而觴者。宜亦有辭也。顧其酒無不旨。禮無不恭。而辭有不腆可乎。彤因是復自愧云。

清曾國藩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禮始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逮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習以爲典。癸卯夏。王君翰城將出牧冀寧。卽於是秋五十壽辰。同人或謀祝之。翰城曰。非古也。其友人曾國藩亦曰。非古也。雖然。子將別矣。不可無以贈子。蓋古者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服政云者。爲大夫以長人。布政得自專也。古者建官無冗。立法無繁。故任人靡不專。而事靡不理。後世天下之事。萃於六曹。六曹之屬。無慮千計。法令日密。吏胥便之。每事至。吏以意討例。官則睨吏意以行。吏頤使則官可之。吏目止則官否之。屬官所左。卿長亦左之。事無定見。惟衆之隨。故近日服官得專政者。內惟樞府。外惟牧令。樞府數人或意。

見各歧則得專者尤莫如牧令也。牧令朝行一政。朝及於民。福民則我實福之也。殃民則我實殃之也。然牧令或不賢。往往不自爲政。上則伺大府之喜怒。下則時胥徒之向背。雖欲自專而有所不能。翰城讀書四十餘年。今以服政之日爲天子之刺史。吾知其能自專矣。夫爲刺史而得自專。而不爲大府與胥徒箝制者。豈徒然哉。其殆必有所以矣。翰城勉乎哉。他日聞有供頓聲樂躋堂而稱壽者。必天子所付託刺史之百姓也。子行矣。吾以是贈。卽以爲祝焉。

清曾國藩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爲餞送詩。動累卷帙。於是別爲序以冠其端。昌黎韓氏爲此體尤繁。閒或無詩而徒有序。於義爲已乖矣。元明以來。始有所謂壽序者。夫人之生。飢食而渴飲。積日而成。年苟不已。必且增至六七十。又不已。則至大耋期頤。彼特累日較多耳。非有絕特不可幾之理也。胡序之云。而爲此體者。又率稱功頌德。累牘不休。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誤人以言。是皆文體之

詭不可不辨也。道光乙巳六月，爲易柳恭人七十誕辰。嗣君問齋郎中徵求士大夫之詩，至數十篇，而屬余爲序其簡端，問齋其能辨文體者矣。余讀諸君詩，知恭人事贈君某某先生，豈非所謂代有終者哉？初先生以長且賢理家事，無劇易必躬佔畢之業，稍棄矣。恭人來歸，一代任焉。米鹽凌雜，不復關白。先生由是得專精舉子業。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遂成進士。蓋內顧無憂，壹志以底於成。恭人之力也。先生官陝西，恭人以舅姑春秋高，留侍養，不隨之官所。旣而太夫人就養秦中，恭人又留治家務。旣而先生移官山東，恭人仍留里居。計先生宦遊三十餘年，而恭人僅一入秦，再之山東之鄉，不過三年耳。婦人類以從官爲榮，鄉里齷齪不足自適。一旦朱幘翟裼，稱爲命婦，入則鼎食，出則武夫前呼，侍女如雲，此常情所最稱意。恭人恬然不以爲榮，獨習勞居僻鄉，爲先生經畫家政，敗柳敝革，儲以待用。甘蠶繅以自菲，歲時親戚承問，無缺藥餌餘糧，全活貧弱，下戶躬操作以率先子婦。此其識有過人者，以視擁象輿以命婦自炫，頤使侍婢俯仰如神者，其賢否當

有辨也。詩人之祝女子曰：無非無儀。易此而才能自詡，則於道爲悖矣。如恭人者，所事不出閨闈，所行不越庸德，獨其相夫以發名成業，而不慕從官之榮，此有人所難能，而其他蓋可知矣。余故揭其大者著於篇。若其稱述懿行，頌禱繁祉，則諸君之詩實詳，故不及云。

(乙)規勉 愛人之摯，憂其無成。於奉觴之餘，寓揚鱣之誼。不則亦述家世，誦靈芬，無以空文，墮其實踐。豈不猘猘有古君子之風者哉！錄汪堯峰孟遷壽序以下文凡四首。

清汪琬趙孟遷七十壽序

始予在郎舍，有趙翁孟遷，數懷刺踵門。予未暇與相見也。最後予方休沐，孟遷至而闔人又辭焉。於是無所發怒。當門大呼曰：而翁乃山陰趙陞天下奇男子，而何人顧不爲翁通姓名耶？摔闔人首至地，欲拳毆之。聲達於戶內，予大驚走出，揖孟遷登階。孟遷虬須，頰面衣敝衣，曳破革履而前。予頗易之，及就坐，自矜能詩，又矜

與李琳枝侍御爲酒人交。繚繞數千言不可了。予意稍怠。屢顧日影而罷。自是予嘗贊孟遷像。有云。跡弛其志。積唐其形。拍張叫號。爾女公卿者。敍此事也。旣而置酒召之飲。孟遷飲不能一二升。予益調笑之。久而始知其故。蓋李侍御素豪於飲。兩人日夜浮大白相角。孟遷不勝。遂爲侍御所困。往往據几而吐。則已減故量十之六七矣。旣又讀其行卷。卷中皆近體。無樂府古詩。其辭質直憤激。以視世人規撫唐之子。美明之。獻吉于鱗者。不相入也。然孟遷雅自負其奇。諸士大夫亦數奇孟遷。或給酒資。或與賦詩相唱和。故孟遷雖流落不偶。而其姓名猶在口耳間。今年春孟遷爲壽七十。復來游京師。先是謁井研相公於山右。相公贈文一篇。大率爲孟遷好動多言。易怒。而其終篇則曰。古之至人。發以天倪。和以天鈞。是三者皆不足病。其諷孟遷甚善。然以至人期之。則近於諧矣。予聞好動則傷筋。多言易怒則傷氣。此養生家所忌也。孟遷旣非至人。盍亦簡應對。戒奔走而退息於澹泊。無爲之鄉乎。夫善自養者。雖若詩與酒之屬。猶虞其嘔心腐腸。而以爲不足事。況肯